

原型范畴与转换构词

周启强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转换作为一种相当能产的构词手段, 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成员地位不平等、边界模糊的原型范畴。语法转换, 也即人们常说的词类转用, 整体上具有较高的原型等级, 属于范畴中比较典型的成员, 但它的内部成员由于词类转变的程度不同也有不同的原型等级。非典型转换沿着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语义维度, 二是语言形式维度。从典型的语法转换到处于范畴边缘的意义转换和形变转换, 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关键词: 原型范畴; 语法转换; 意义转换; 形变转换

中图分类号: H0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2-0281-05

社会的发展总是不断要求语言创造新的词汇单位来填补语义空缺和总结人类认知世界的成果。人们创造新词的时候, 有生造、拟声、借词以及对旧有的形式进行改造等多种途径。从认知的角度看, 转换构词充分利用语言中已有的词汇单位来表达新的意义, 用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了最大的认知效果, 所以, 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当今时代, 转换法成为了最能产的构词手段, 当代英汉和汉语都涌现了大量的转换新词(周启强, 2008)。

尽管普遍认为转换构词是指“习惯上被认为是某一词类的词不经过词形变化, 直接当作另一种词类来使用”(Bauer 1983:227), 但关于转换法所包括的范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如 Adams 1973; Jackson & Amvela 2000)从较严格的意义上理解转换构词, 他们坚持认为转换法只包括原形词词类转用, 不允许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上的任何变化; 而 Bauer(1983)却将伴随音变的词类转用也看作是转换构词; Algeo(1991)则进一步主张转换是一种范围很广的构词手段, 在他看来, 转换法除了我们通常认为的词类转用以外, 应该还包括旧词新义, 字母顺序的换位(由 Gray 构词新词 yarg), 甚至方言词汇进入标准语等词汇现象也都属于转类构词。

我们主张从宽泛的角度来理解转换构词法, 认为转换不应只包括词类转用, 但也并不同意 Algeo 的主张, 比如方言词进入标准语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就不应该看做一种构词手段。本文拟以认知

语言学中的原型理论作为理论框架, 探讨转换构词范畴所涵盖的范围, 以期能为解决有关争论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原型范畴与原型理论

原型理论是在批判古典范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典范畴理论认为同属一个范畴的各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特征, 不同范畴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明确的界限。原型理论则认为现实世界是由无数不同材质、不同性质、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事物组成的, 不同事物构成的是渐变的连续统, 对客观事物的分类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因此, 原型理论将范畴化看作人脑的一种认知能力, 认为客观事物的分类是其本身的属性和人类身体经验等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此提出了原型范畴的概念, 认为原型范畴是一种模糊集合, 而这种模糊性集中表现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Ungerer & Schmid 1996)。

一是内部成员的等级性。原型范畴并不要求它的内部成员具备哪些充分必要条件, 它们依靠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 存在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 具有较多、较典型特征的成员构成范畴的中心成员, 即原型成员。二是外部边界的模糊性。范畴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 有时我们很难确定某一事物的范畴归类, 临近范畴的边缘往往交叉重叠。

收稿日期: 2009-01-3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08A021)

作者简介: 周启强(1967-), 男, 湖南炎陵人, 博士, 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义学, 英汉对比。

原型范畴同样能推广至抽象概念, 比如: 我们无法确定“谨慎”和“怯懦”, “勇敢”和“卤莽”的界限在哪里。原型理论的提出更为全面地概括了人脑对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本身的分类, 弥补了古典范畴理论的不足, 并获得了一系列心理实验的支持(Berlin & Kay 1969; Rosch & Mervis 1976), 已成为认知科学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

二、完全与部分语法转换

谈及转换, 首先指的是语法转换(shifting of grammar), 即原形词不作任何形式上的改变直接当作另一语法类别的词使用。这种直接借用方式的词类转用经济有效, 是语言中最常见、最能产的构词手段之一, 也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转换形式。语言学家对于语法转换所涵盖的范围意见大体一致, 普遍主张这种构词方法应该具备以下两种基本特征: ①词性转用; ②形式(包括语音形式和拼写形式)不变。但从原型范畴的视角来看, 仅仅具备以上两种特征的语法转换还不能算是转换构词范畴的最典型成员, 这是因为如果考虑到词类范畴本身界限的模糊性, 不同情况下词类转用的程度各不相同, 语法转换存在完全转类和部分转类之分。

名词和动词语言中最基本的词类, 语法转类也集中发生在名动之间(Patridge 1954; 周领顺 2000), 为节省篇幅, 在此我们就仅以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来说明语法转换的原型范畴属性。空间和时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维度, 而名词和动词的基本属性则分别是空间性和时间性, 它们分别位于空间——时间连续统的两端, 从名词到动词是一个从表征空间性到表征到表征时间性的逐渐变化的过程(Ross 1972)。按照原型理论, 同一词类的内部成员也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别, 具有不同的原型等级。一般认为名词包括个体名词、专有名词、集体名词、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五种类型, 其中个体名词表征占据一定空间的客观实体, 具有最显著的空间属性和最多的名词句法特征, 是名词词类的原型成员。自个体名词至抽象名词, 是一个空间性即名词性不断减弱的过程, 也即是名词词类从原型成员到边缘成员连续变化的过程。动词的情况与此类似, 动词表征的是在时间维度上延续一定长度的事件, 一个完整的事件链应该具有施事、动作和受事三个要素, 因此动词的典型成员是及物动词, 从状态动态、不及物动词到及物动词是一个时间性即动词性

逐渐增强的过程, 其原型等级不断提高。典型的转换构词应该是指完全语法转换, 即某一词类的典型成员用作另一词类的典型成员。具体到名动转类来说, 就是指个体名词和及物动词的相互转换, 如以下各例中的 blanket, countdown 和“铲”:

(1) He managed to **blanket** the bed.

(2) Medaris has also said he planned to write a book, tentatively titled “A **Countdown** to Decision”

(3) 用硬纸板把地上的烟灰**铲**起来。

因为个体名词和及物动词具有各自所属词类最多的原型特征, 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意味着跨越了空间——时间连续统的两个极端, 原形词在丧失旧词类所有的特征之后又获得了最多的新词类特征, 在认知上是人们最容易感知和确认的转换构词手段。因此, 我们主张如同个体名词和及物动词之间相互转换这种词性转用程度最彻底的语法转换形式就是整个转换构词范畴的最典型成员。

如果语法转换的原形词和目的词属于词类的非典型成员之间, 如中的(4) helicopter 和(5)中的“民主”分别是个体名词用作不及物动词和抽象名词用作不及物动词, 它们的转换过程在空间——时间连续统上跨越的距离小于原型转换, 在范畴中的原型等级依次降低。语法转换甚至可以发生在同一词类的内部, 如(6)中的 man 和 ecclesiastic 本来是个体名词, 在句中的意义抽象化了, 分别表示“人性”和“神性”; swim 通常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但在(7)中为了语义表达的需要却用作一个及物动词^①。此时原形词和目的词属于同一词类, 转换在连续统上跨越的距离更短, 其原型等级相应更低, 属于语法转换构词范畴中的边缘成员。

(4) Upon hearing the horrific crime, the director **helicoptered** to the scene.

(5) 来, 咱们**民主民主**。

(6) The **man** and the **ecclesiastic** fought against within him and the victory fell to the **man**.

(7) He **swam** the river.

(4)~(7)的实例表明, 词性转用对于转换构词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有或者全无只能截然两分的特征, 而是一个连续变化的渐进属性。原型转换即完全语法转换词性转变最为彻底; 其他形式的语法转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词性转变的特征, 因此可称为部分语法转换, 它们是基于形式保持不变和词性转用等相似性与原型转换相关联的家族成员。部分语法转换的原形词与目的词词性改变的程度决定了它在转换构词范畴中的地位, 词性改变的程度越高, 与原型成员的相似程

度越高, 在范畴中的原型等级越高; 反之, 其原型等级也就越低。

三、意义转换

意义转换(shifting of meaning), 即通常所说的旧词新义, 也应是转换构词范畴的成员。转换构词作为一个原型范畴, 在它所属的词类转用和形式不变两种原型特征中并没有哪一种特征是界定它的范围所必需的。意义转换并不要求一定要是词性转用, 但它保留了语法转换原形词和目的词形式未变这一特征, 基于这一相似性我们可以将意义转换和语法转化看作是同一家族、即同一范畴的成员。英语中 *ablation* 一词十六世纪借自拉丁语, 最初的意思是“祛除、切除”; 十七世纪意义变得更具体, 表示“治愈疾病”; 进入十八世纪后它的语义进一步具体化, 意为“用手术切除”; 到十九世纪, 它开始用于地质科学上, 意为“冰川的融化或水流的侵蚀”; 二十世纪中叶, 随着航天科学的进步, *ablation* 又用来表示“由于大气层的摩擦作用导致航天器外壳受热熔化”。经过数百年的历时演变, *ablation* 的最新词义已经和最初引进时的意义已大相径庭,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历时演变看作一种特定的转换形式: 一方面, *ablation* 的各项词义正是依靠家族相似性联系起来的; 另一方面, 如同语法转换一样, 这一单词的语音和书写形式始终保持未变。

从另一角度来看, 意义转换和语法转类的家族相似性也是建立在语义变化的基础上的。语法转换在改变原形词词类归属的同时, 必然伴随着意义的改变。比如, Farrell(2001)就总结出英语中的名词转用为动词至少能够为原形词添加以下几类意义:

(8) 将... 置于之中/之上: *to battle, to can, to cage, to jail, to garage*

给, 为... 提供: *to fuel, to license, to man, to staff, to tip*

为... 去掉: *to bone, to core, to peel, to skin*

成为, 如同... 一样: *to boss, to mother, to nurse, to parrot*

使... 变为/成为: *to cash, to cripple, to fool, to group*

从事, 做: *to counterattack, to sign, to sigh*

以(某种)方式去/送: *to bicycle, to mail, to helicopter, to telegram*

认知语言学认为, 人类心理贮存的属于某一认知域的知识构成了特定的认知模型, 也即我们所说的理

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一个理想认知模型中包含不同但却相互关联的事件范畴, 如餐馆吃饭这一认知模型既包括预定、点单、上菜、买单等发生在顾客与餐馆之间的事件范畴, 也包括客人相互之间交谈、敬酒以及开展各种应酬活动等事件范畴。事件范畴的概念结构则通过论元结构投射为显现的语言形式(刘辰诞 2005), 同一事件范畴的各种概念结构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一个概念结构激活另一概念结构或者一个概念结构激活整个事件范畴是普遍的认知现象, 从论元结构上看就是谓词和论元相互之间转指和重合, 此时通常表征关系范畴的语言符号用来表征事物范畴或者相反, 体现在语言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语法转换。

从认知机制上说, 意义转指也是语言符号的转指。如果说语法转换是同一论元结构各成分之间的转指, 意义转换则是包括范围要广泛得多的语言符号转指, 它可以包括: ①某一范畴本身外延的变化, 即词义范围的扩大或缩小, 如在英语中 *blueprint* 已从建筑专业术语扩大到指“任何详细的计划”, 而 *jiggle* 现在用来特指“挑逗性地走”, “臭”在古汉语中泛指一切气味, 现代汉语中只指某种特定的气味; ②同一理想认知模型中内部不同范畴的相互转指, 如 *marshal* 原指军队中地位卑微的“马夫”, 后来却成为军衔最高的“元帅”, ③甚至是跨认知域的语言符号转指, 人们常说的隐喻转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如 *virus* 由生物领域引申到计算机领域, “顶峰”本义是一地理概念, 现在更多地用于各种抽象概念域, 如: 攀登科学的顶峰/四十五那年他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

综上所述, 利用已经存在的语言符号来表征新的概念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①原义范围本身的变化; ②一个事件范畴内不同事物范畴或关系范畴的相互表征,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转换; ③同一认知域内跨事件范畴的相互表征; ④不同认知域之间的隐喻表征。可以看出, 从①到④原义与新义之间语义距离逐渐加大, 它们构成的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连续统, 表现出明显的家族相似性。语法转换由于转换前后语言形式完全保持一致, 符合人们惯常的关于“转换”的认知, 因此语法转换从整体上说具有较高的原型等级, 而其他类型的意义转换相对来说就处于整个转换构词范畴较为边缘的位置。

四、形变转换

上述的意义转换作为转换构词范畴的非典型成员

可以看作是语法转换在语义维度上的去典型化过程,与此相类似,形变转换(*shifting of form*)则可以看成语法转换在语言形式这一维度上的去典型化过程。语言的形式首先表现在语音上,在词类转用的同时,有时可以伴随着语音的改变,这样的非典型语法转换我们称为音变转换;另一方面,形变转换还可以作用在语素和书写符号等层面上,表现为语素相对位置的改变或者书写符号线性排序上的改变,我们称之为顺序转换。

英语中的音变转换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重音变化,另一种是音素改变。英语中许多动词转化为名词或形容词时,伴随有重音位置的前移,如: *abstract* (*v.*) > *abstract* (*n.*), *import* (*v.*) > *import* (*n.*), *transfer* (*v.*) > *transfer* (*n.*), *frequent* (*v.*) > *frequent* (*adj.*), *perfect* (*v.*) > *perfect* (*adj.*)。在另一些词类转用过程中,原形词甚至可能发生元音交替、清浊音交替等音质方面的变化,我们熟悉的例子有: *fill* (*n.*) > *full* (*adj.*), *shelf* (*n.*) > *shelve* (*v.*), *house* (*n.*) > *house* (*v.*)。汉语中的语音转换主要是音调改变,这种方法在古代曾给汉语带来了大量的新词,为丰富汉语的词汇系统做出过重要贡献,如:冠(平声,名词) > 冠(去声,动词),难(平声,形容词) > 难(去声,名词),好(上声,形容词) > 好(去声,动词)。

应当指出,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音变转换都只是在历史上特别活跃,今天却都已日趋式微,Colman & Anderson (2004)明确指出现代英语已经不存在通过伴随语音细微变化词类转用的现象,而刘叔新(2005: 109)也表示现代汉语变调构词只是稀少的个别现象,他仅搜寻到3个孤例。也许正是因为它已不再能产的原因,很少有人关注音变转换在构词法体系中的地位。我们认为,音变转换是介乎语法转换和派生之间的一种构词法,这是因为在形态学的研究中,元音交替、重音和声调的变化往往被看作是非典型形态变化。从原型范畴的视角来看,从语法转换到派生构词也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音变转换作为一种非典型语法转换、或者说非典型派生正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的一种构词方法。

顺序转换在英语中一是表现为字母换位,Algeo 所举的例子 *yarg* 即属词类,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方式则是构词成分顺序的改变,如 *toy boy* > *boy toy*, 尤其是短语动词中动词与小品词的换位,如: *break out* > *outbreak*, *flow over* > *overflow*, *put in* > *input*。汉语不属于拼音文字,没有字母换位这种构词手段,但通过词素换位构成的新词却比较常见,有的目的词只与原形词有细微的语义差别,如(9);而有的却明显不同,如(10)。

(9) 粮食 > 食粮, 收回 > 回收, 躲闪 > 闪躲, 整齐 > 齐整

(10) 发挥 > 挥发, 同伙 > 伙同, 平和 > 和平, 聚会 > 会聚

顺序转换是一种更加边缘化的转换构词方法,它可以不具备任何典型转换所需要的特征,但顺序转换或者因为原形词和目的词之间的词类改变与语法转换存在家族相似性;或者因为目的词是原形词的语义引申与意义转换存在家族相似性;更重要的是,通过顺序转换构成的新词是对原形词语言形式的仿造,而典型语法转换是一种“借用”,仿造和借用都属于语码转喻,顺序转换和语法转换具有相同的认知基础;因此,尽管顺序构词无论是语音还是拼写形式都已经与原形词不再相同,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把它看作是语法转换在语言形式这一维度去典型化的产物,是一种非典型的转换构词形式。

五、结语

转换作为当代一种相当能产的构词手段,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成员地位不平等、边界模糊的原型范畴。语法转换整体上具有较高的原型等级,属于范畴中比较典型的成员,但它自身的内部成员由于词类转变的程度不同也有不同的原型等级。非典型转换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语义维度,二是语言形式维度。从典型的语法转换到处于范畴边缘的意义转换和形变转换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注释:

- ① *swim across the river* 和 *swim the river* 的意义有差别:前者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后者则隐含有克服各种挑战终于游过这条河的意义(刘正光 2003)。

参考文献:

- [1] Adams V.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London: Longman, 1973.
- [2] Algeo J. Fifty Years Among the New Words: A Dictionary of Neologism [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Bauer L.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4] Berlin B, Kay P.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5] Colman F, Anderson J. On metonymy as word formation: With

- special reference to old English [J]. *English Studies*, 2004, (6): 547-565.
- [6] Farrell P. Functional shift as a category underspecification [J].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1, (1): 109-130.
- [7] Jackson H, Amvela E Z. *Words, Meaning and Vocabular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Lexicology* [M]. London: Cassell, 2000.
- [8] Patridge E. *The World of Words* [M].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54.
- [9] Rosch B, Mervis C B. The effect of context on the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6, (4): 346-378.
- [10] Ross J R. The category squish: Endstation Hauptwort [A]. In Peranteau, P.M., Levi, J.M. and Phares, G ,etc.. *Papers from the Eigh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316-32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 [11]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6.
- [12] 刘辰诞. 论元结构: 认知模型向句法结构投射的中介[J]. *外国语*, 2005, (2): 62-69.
- [13] 刘叔新. *描写语言学(重排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4] 刘正光. Vi+NP 的去典型化解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4): 243-250.
- [15] 周领顺. 英汉名——动转类词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5): 340-344.
- [16] 周启强. 英汉构词法的认知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The Prototype Category and Shifting as a Type of Word-formation

ZHOU Qiqia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s a productive type of word-formation, shifting is a prototype category. Though shifting of grammar as a whole has comparatively high prototype membership and can be said to be the prototype of the category, it is prototype a category itself because its members also differs i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shifting of grammar proceeds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the target word. Shifting, starting from that of grammar, is plotted against two dimensions: meaning and linguistic form. It forms a cline continuum from full shifting of grammar to shifting of meaning and shifting of form.

Key Words: prototype category; shifting of grammar; shifting of meaning; shifting of form

[编辑: 汪晓]